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三

武三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益聞上進

示中證居士郭知縣  
仲堪

天台智者大師悟法華三昧以空假中三觀  
該攝一大藏教無少無剩言空者無假無中  
武三  
無不空言假者無空無中無不假言中者無  
空無假無不中得斯旨者獲旋陀羅尼是知  
從上諸佛諸祖莫不皆從此門證入故大師  
證入時因讀法華經至是真精進是名真法  
供養如來乃見釋迦老子在靈山說此經儼

然未散或者謂之表法唯無盡居士張公因  
閱首楞嚴經至是人始獲金剛心中處忽思  
智者當時所證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非表  
法也嘗謂余曰當真實證入時全身住在金  
剛心中李長者所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  
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智者見靈  
山一會儼然未散唯證是三昧者不待引喻  
而自默默點頭矣衆生境界差別不等所見  
不同互有得失除夙有靈骨不被法縛不求  
法脫於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捨方便而自

證入則亦不待和會差排自然見月亡指矣  
昔藥山和尚初發心求善知識時到南嶽石  
頭和尚處遂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亦研  
窮采聞南方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  
了乞師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  
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藥山聞而不領良  
久無言石頭云會麼藥山云不會石頭云恐  
子緣不在此往江西問取馬大師去藥山依  
教直至江西見馬師以問石頭詰端依前問  
之馬師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

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  
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藥山聞馬師語便獲  
金剛心中更無奇特玄妙可通消息但作禮  
而已馬師知其已證入亦無別道理傳授只  
向他道汝見箇甚麼便禮拜藥山亦無道理  
可以呈似馬師但云某在石頭如蚊子上鐵  
牛相似馬師亦無言語與之印可一日忽見  
便問子近日見處如何山曰皮膚脫落盡唯  
有一真實馬師曰子之所以得可謂協於心體  
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

處住山去藥山云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  
馬師云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  
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  
此遂辭馬師去住山此亦獲金剛心中之效  
驗者仲堪道友妙喜與之素昧平昔紹興丙  
子冬邂逅宛陵一見風采未語而心已許之  
嘗過其舍遂蒙傾倒因而詰之自言於中字  
法門而有趣向自爾每與對談未嘗一語及  
世間事古人隔江橫趨時節亦有之矣爲政  
不苟不察而姦蠹爲之膽落此亦證中字法

門效驗也別來恰九箇月忽專介以此軸來  
求道號因思無盡張公之言頗與仲堪所入  
門戶略相似故不覺引前葛藤仍爲立道號  
曰中證居士中證之義在吾佛則曰金剛心  
至中曰忠中無定方見於行事而利他自  
利世出世間了無遺恨矣中證不偏而上下  
武三相應如析栴檀片片非別木非如他人說得  
盛水不漏於行事時手足俱露如此等輩欲  
入中字法門大似掉棒打月不亦難乎中證  
居士勉之妙喜異日忽地撞到面前那時相

見更若守著這一字則不中矣

示徐提刑

立報

士大夫多以有所得心求無所得法何謂有  
所得心聰明靈利思量計較者是何謂無所  
得法思量不行計較不到聰明靈利無處安  
著者是不見釋迦老子在法華會上舍利弗  
殷勤三請直得無啓口處然後盡力道得箇  
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此是釋迦老子  
初悟此事開方便門示真實相之椎輪也昔  
雪峯真覺禪師爲此事之切三度到投子九

度上洞山因緣不相契後聞德山周金剛王  
化遂造其室一日問德山從上宗風以何法  
示人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後  
又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  
拈拄杖便打云道甚麼雪峯於棒下方打破  
漆桶以是觀之思量計較聰明靈利於此箇  
門中一點也用不著古德有言般若如大火  
聚近之則燎却面門擬議尋思便落意識永  
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忘識故知  
心意識非獨障道亦使得人七顛八倒作諸

不善既有究竟此道之心須有決定之志不到大休大歇大解脫處誓畢<sup>武三</sup>此生不退不墮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世間塵勞中事無盡無窮撥置了一重又一重來如連環如鉤鎖相續不斷志意下劣者往往甘心與伊作<sup>四</sup>侶伴不覺不知被伊牽挽將去除是當人夙有願力方肯退步思量永嘉又云無明實性不下蓋平時只以思量卜度爲窟宅乍聞說著不得思量底話便茫然無討巴鼻處殊不知只這無討巴鼻處便是自家放身命底時節也敦立道友靖康中在夷門相會是時春秋鼎盛便知有此段大事因緣可以脫離生

死處前所云無所得法不可以有所得心求便是這箇道理也士大夫一生在思量計較中作活計纔聞善知識說無所得法便心裏疑惑怕落空去妙喜每見如此說者即問他只這怕落空者還空也無十箇有五雙分疎不<sup>武三</sup>下蓋平時只以思量卜度爲窟宅乍聞說著不得思量底話便茫然無討巴鼻處殊不知只這無討巴鼻處便是自家放身命底時節也敦立道友靖康中在夷門相會是時春秋鼎盛便知有此段大事因緣可以脫離生

死與乃兄敦濟時來扣問圓悟先師但妙年  
身心未能純一專志理會箇事別來忽地過  
了三十餘年紹興己卯秋予因到育王經由  
越上時敎立提總憲綱始獲再會握手劇談  
坐間只以此一段因緣爲未了更不及世間  
塵勞之事非百劫千生曾承事<sup>武三</sup>真善知識種  
五得般若種子在藏識中則不能如是把得定  
作得主宰信得諦當不退初心真火中蓮華  
也但以博極羣書於九經十七史內入得太  
深聰明太過理路太多定力太少被日用應

緣處牽挽將去故於脚跟下不能得碎地折  
曝地斷耳若時時正念現前怕生死之心不  
變則日月漫久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且那  
箇是熟處聰明靈利思量計較底是那箇是  
生處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絕思惟分別搏量  
十度不到無你用心安排底是驀然時節到  
來或於古人入道因緣上或因看經教時或  
於日用應緣若善若不善若身心散亂若逆  
順境界現前若暫得心意識寧靜時忽地蹋  
翻關捩子不是差事

示陳機宜

仲明

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  
一切法法本無法心亦無心心法兩空是真  
實相而今學道之士多怕落空作如是解者  
錯認方便執病爲藥深可憐愍故龐居士有  
言汝勿嫌落空落空亦不惡又云但願空諸  
所有切勿實諸所無若覩得這一句子破無  
邊惡業無明當下瓦解冰銷如來所說一大  
藏教亦注解這一句子不出當人若具決定  
信知得有如是大解脫法只在知得處撥轉

上頭關捩子則龐公一句與佛說一大藏教  
無異無別無前無後無古無今無少無剩亦  
不見有一切法亦不見有一切心十方世界  
空蕩蕩地亦莫作空蕩蕩地見若作是見則  
便有說空者便有聞說空者便有一切法可  
聽便有一切心可證既可聽可證則內有能  
武三證之心外有所證之法此病不除教中謂之  
以我說法亦謂之謗佛法僧又教中云若取  
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即著  
我人衆生壽者前所云內有能證之心外有

所證之法便是這箇道理也佛弟子陳淳知身是妄知法是幻於幻妄中能看箇趙州狗子無佛性詰忽然洗面摸著鼻孔有書來呈見解試手說禪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其間通消息處雖似吉擦棒打地有著處則入地數寸不著處則全無巴鼻然大體基本已正而大法未明亦初心入道之常病耳苟能知是般事撥向一邊却把諸佛諸祖要妙門一時塞斷向威音那畔討箇生涯處方於法得自在矣釋迦老子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

苦信知如是事以我所證擴而充之然後不被法縛不求法脫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凡有言句凡所受用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箭既離弦無返回勢非是彊爲法如是故得如此了始可言無善無惡無佛無衆生等事而今大法未明若便說恁麼詰恐墮在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中不可不知也但得本莫愁末久久淹漫得熟不愁不成一片勉之勉之

示空相道人

黃通判宅

佛是凡夫鏡子凡夫却是佛鏡子凡夫迷時生死垢染影像全體現佛鏡子中忽然悟時真淨妙明不生不滅佛影像却現凡夫鏡子中然佛本無生滅亦無迷悟亦無鏡子亦無影像可現由凡夫有若干故隨凡夫發明耳而今欲除凡夫病與佛祖無異請打破鏡來爲你下箇註脚

示方機宜

夷吾

祖師云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欲知此箇道理但將平昔坐

禪處得底看經教處得底語錄上記得底宗師口頭言下領覽得底一時掃向他方世界却緩緩地子細看他德山何故見僧入門便棒臨濟何故見僧入門便喝若識二大老用處則於日用觸境逢緣處不作世諦流布亦不作佛法理論既不著此二邊須知自有一條活路不見臨濟一日侍立德山德山良久蓦回顧云老漢今日困臨濟云這老漢寐語作甚麼德山擬拈拄杖要打臨濟便掀倒禪牀你看他了事漢等閑驀路相逢自然各各

有出身之路後來雲峯悅禪師拈云此二員作家一拶一捺略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山雖然如是未免旁觀者醜且道誰是旁觀者良久喝一喝據妙喜所見雲峯亦未免和泥

合水好與這兩箇老漢一狀領過一坑埋却

且道過在甚麼處夷吾居士夙植德本信得此段大事因緣及雖在塵勞中能自省察雖未得一刀兩段直下坐斷報化佛頭然却自有箇信入處知虎生三日氣已食牛欲行千里一步爲初最初一步已進得不錯直須擴

而充之涉定知得三世諸佛敗闕處六代祖師敗闕處妙喜敗闕處然後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財拯濟一切豈非在家菩薩之用心哉勉之勉之

示妙圓道人

李知省

欲超生死越苦海應當堅起精進幢直下信得及只這信得及處便是超生死越苦海底消息故釋迦老子曰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又云信能遠離生死苦信能必到如來地要識如來地麼亦只是這信得及

底既信得及不須起心動念求出生死但十二時中念念不離決定西女得入手方為勇猛之士若半信半疑則不相續矣此事不論男之與女貴之與賤大之與小平等一如何以

故世尊在法華會上只度得一箇女子成佛

成三

涅槃會上亦只度得一箇廣額屠兒成佛當

九

知此二人成佛亦別無功用亦只是直下信得及更無第二念便坐斷報化佛頭徑超生死亦別無道理妙圓道人雖是女流立志不在成佛底女子下又能知有此段奇特因緣

決定要出生死因以此紙乞指示撮筆揮汗書此示之仍令看箇詰頭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妙圓道人日用只如此看祝祝

示太虛居士

錄直般  
伯奇

利根上智之士身在富貴中而不被富貴所折困能於富貴中作大饒益利樂有情非夙願力則不能如是信得及既信得及當於信得及處乘自願力隨緣應用則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矣昔普賢菩薩在華嚴會上入

一切諸佛毗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普入一切佛平等性於法界示衆影像廣大無礙同於虛空法界海旋靡不隨入出生一切諸三昧法普能包納十方法界三世諸佛智光明海皆從此生十方所有諸安立海悉能示現含藏一切佛力如印脫諸菩薩智能今一切國土微塵普能容受無邊法界成就一切佛功德海顯示如來諸大願海一切諸佛所有法輪流通護持使無斷絕如此世界中普賢菩薩於世尊前入此三昧如是盡法界虛空

界十方三世微細無礙廣大光明佛眼所見佛力能到佛身所現一切國土及此國土所有微塵一塵中有世界海微塵數佛刹一刹中有世界海微塵數諸佛一一佛前有世界海微塵數普賢菩薩皆亦入此一切諸佛毗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從三昧起時在會聽法之衆皆獲此三昧皆得此三昧力無不被其饒益者太虛居士鄧伯壽身處富貴又與常人不同日侍至尊所聞所見皆不可思議事與普賢菩薩於如來前入毗盧遮那

藏身三昧又何異哉但恐中忘此意十二時  
中不能照管微細流注情思凌縹於人則不  
相當也諸佛出世祖師西來亦無一法可以  
傳授何以故有傳有授是無明法是有爲法  
非智慧法非無爲法巖頭和尚有言若以實  
法繫綴人土亦難消肯南印土彼國之人多  
信福業十四祖龍勝特往化之彼曰人有福  
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龍勝曰汝  
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曰佛性大小龍勝  
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

此乃直示心要也彼一衆聞之皆悟正理然  
悟在當人不從他得前所云諸佛出世祖師  
相傳皆無實法便是這箇道理也佛法無多  
子久長難得人伯壽正是春秋鼎盛之時於  
日用應緣處能自警覺回世間惡業底心要  
學無上佛果菩提非百劫千生曾承事無邊  
武三  
諸佛諸善知識熏習般若種智則不能如是  
精進如是清淨如是自在如是正直孜孜疏  
疏以此段大事因緣在念既有是心莫管得  
在何時若卒討巴鼻不著但只看箇古人入

道底詰頭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  
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

我不將境示人僧云既不將境示人却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州只云庭前柏樹子其僧於  
言下忽然大悟伯壽但日用行住坐卧處奉  
侍至尊處念念不間斷時時提撕時時舉覺  
雋然向柏樹子上心意識絕氣息便是微頭  
處也前所云普賢菩薩於世尊前入毗盧遮  
那如來藏身三昧從三昧起在會諸菩薩皆  
復是益願伯壽於至尊前亦時時入是三昧

忽然從三昧起其益與普賢菩薩無二無別  
勉之不可忽

示妙明居士

李知和

道由心悟不在言傳近年以來學此道者多  
棄本逐末背正投邪不肯向根脚下惟窮一  
味在宗師說處著到縱說得盛水不漏於本  
分事上了沒交涉古人不得已見學者迷頭  
認影故設方便誘引之令其自識本地風光  
明見本來面目而已初無實法與人如江西  
馬祖初好坐禪後被南嶽讓和尚將覩於他

坐禪處磨馬祖從禪定起問磨輒何爲讓曰  
欲其成鏡耳馬祖笑曰磨輒豈得成鏡耶讓  
曰磨輒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蓋讓和尚  
嘗問馬祖坐禪何圖馬祖以求成佛答之教  
中所謂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馬祖聞坐禪豈  
武三十三  
得成佛之語方始著忙遂起作禮致敬曰如  
何即是讓知其時節因緣已到始謂之曰譬  
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又曰  
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  
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

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馬祖於  
言下忽然領旨遂問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  
昧讓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  
譬彼天譚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  
相云何能見讓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  
三昧亦復然矣曰有成壞否讓曰若以成壞  
聚散而見道者非也前所云方便誘引此是  
從上宗乘中第一箇樣子妙明居士請依此  
參

昔大珠和尚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

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  
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甚麼我  
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珠遂作禮問那  
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  
寶藏一切具足更無少使用自在何假外  
出三求殊於言下識自本心不由知覺後住大珠  
凡有扣問隨問而答打開自己寶藏運出自  
己家財如盤走珠無障無礙曾有僧問般若  
大否珠曰般若大曰幾許大曰無邊際曰般  
若小否曰般若小曰幾許小曰看不見曰何

處是何處不是你看他悟得自家寶藏底還  
有一星兒實法傳授與人否妙喜常常說與  
學此道者若是真實見道之士如鐘在虞如  
谷應響大扣大鳴小扣小應近代佛法可傷  
爲人師者先以奇特玄妙蘊在胸襟遞相沿  
襲口耳傳授以爲宗旨如此之流邪毒入心  
不可治療古德謂之謗般若人千佛出世不  
通懺悔此是宗門善巧方便誘引學者底第  
二箇樣子妙明居士決定究竟當如此樣子  
參

既辨此心要理會這一著子先須立決定志  
觸境逢緣或逆或順要把得定作得主不受  
種種邪說日用應緣時常以無常迅速生死  
二字貼在鼻孔尖頭上又如欠了人萬百貫  
債無錢還得被債主守定門戶憂愁怕怖千  
思萬量求還不可得若常存此心則有趣向  
分若半進半退半信半不信不如三家村裏  
無智愚夫何以故爲渠百不知百不解却無  
許多惡知惡覺作障礙一味守愚而已古德  
有言研窮至理以悟爲則近年以來多有不

信悟底宗師說悟爲誰誦人說悟爲建立說  
悟爲把定說悟爲落在第二頭披却師子皮  
作野干鳴者不可勝數不具擇法眼者往往  
遭此輩幻惑不可不審而思思而察也此是  
宗師指接羣迷令見月云指底第三箇樣子  
妙明居士欲跳出生死窟作是說者名爲正  
說作他說者名爲邪說思之武三十四

怕怖生死底疑根拔不盡百劫千生流浪隨  
業受報頭出頭沒無休息時苟能猛著精彩  
一拔淨盡便能不離衆生心而見佛心若風

有領力遇真正善知識善巧方便誘諉則有  
甚難處不見古德有言江湖無礙人之心佛  
祖無謾人之意只爲時人過不得不得道江  
湖不礙人佛祖言教雖不謾人只爲學此道  
者錯認方便於一言一句中求玄求妙求得  
求失因而透不得不道佛祖不謾人如患  
盲之人不見日月光是盲者過非日月咎此  
是學此道離文字相離分別相離語言相底  
第四箇樣子妙明居士思之  
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底心未忘則是

生死交加但向交加處看箇話頭僧問趙州  
和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將這疑  
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底心移來無字上  
則交加之心不行矣交加之心旣不行則疑  
生死來去底心將絕矣但向欲絕未絕處與  
之廝崖時節因緣到來驀然噴武三地一下便了  
教中所謂絕心生死止心不善伐心稠林浣  
心垢濁者也然心何有垢心何有濁謂分別  
善惡雜毒所鍾亦謂之不善亦謂之垢濁亦  
謂之稠林若真實得噴地一下只此稠林即

是栴檀香林只此垢濁即是清淨解脫無作妙體此體本來無染非使然也分別不生虛明自照便是這些道理此是宗師令學者捨邪歸正底第五箇樣子妙明居士但只依此參久久自築著磕著也

道無不在觸處皆真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教中所謂沿生產業皆順正理與實相不相違背是故龐居士有言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諸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然

便恁麼認著不求妙悟又落在無事甲裏不見魏府老華嚴有言佛法在你日用處行住坐卧處喫粥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又真淨和尚有言不擬心一一明妙一一天真一一如蓮華不著水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然衆生本佛佛本衆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又釋迦老子有言是法住法位世間相當住又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此亦是不許擬心之異名耳苟於應緣處不安排不造作不擬

心思量分別計較自然蕩蕩無欲無依不住  
有爲不墮無爲不作世間及出世間想這箇  
是日用四威儀中不昧本來面目底第六箇  
樣子也

本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已事未明故參禮  
武三十六  
宗師求解生死之縛却被邪師輩添繩添索  
舊縛未解而新縛又加却不理會生死之縛  
只一味理會閑言長語喚作宗旨是甚熟大  
不緊教中所謂邪師過謬非衆生咎要得不  
被生死縛但常教方寸虛豁地只以不知

生來不知死去底心時時向應緣處提撕提  
撕得熟久久自然蕩蕩地也覺得日用處省  
力時便是學此道得力處也得力處省無限  
力省力處却得無限力這些道理說與人不  
得呈似人不得省力與得力處如人飲水冷  
煙自知妙喜一生只以省力處指示人不教  
人做謎子搏量亦只如此修行此外別無造  
妖程怪我得力處他人不知我省力處他人  
亦不知生死心絕他人亦不知生死心未忘  
他人亦不知只將這箇法門布施一切人別

無玄妙奇特可以傳授妙明居士決欲如妙

喜修行但依此說亦不必向外別求道理真

龍行處雲自相隨況神通光明本來自有不

見德山和尚有言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

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

爲自欺這箇是學此道要徑底第七箇樣子

也

如上七箇樣子佛病法病衆生病一時說了

更有第八箇樣子却請問取妙圓道人又代

妙圓道人下一轉語云大事爲你不得小事

妙明居士自家擔當

###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第二十三

#### 音釋

苛 胡歌切 分 先擊切 掉 徒弔切 劇 竭戰切

頗 煩細切 殘 破木切 拙 振也 創 甚也

覩 職緣切 痞 曰許切 鐘 鐘杵也 謹 呼訶切 破 克盍切

也 莫計切 谔 隱言也 磔 誑諥也 碎 石相築切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冊